

新疆黑汗朝钱币

蒋其祥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闯进了古钱币领域，而研究的方向又是从黑汗朝钱币开始的。

1981年，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科委给新疆考古研究所送来了数十枚阿图什出土的古钱币，希望进行鉴定。研究所领导当即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从此我就和古钱币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正式开始于1982年，当年11月初将初步探索的结果，在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上宣读。题为《阿图什出土的喀喇汗朝钱币研究——兼考“桃花石”与“桃花石可汗”》，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和各族学者听了我的研究报告后对此项研究很重视，表示支持，鼓励。后来我就以桃花石可汗和阿尔斯兰汗钱币为主要内容，草成两篇文章（即《新疆阿图什县出土的喀喇汗朝钱币窖藏清理简报》和《新疆阿图什出土的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币研究》），公开发表。前者刊登在《文物》杂志1985年第12期上；后者刊登在《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上。文章发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986年2月23日新华社就桃花石可汗钱还专门发了消息。

黑汗朝钱币在我国学术界尚无人问津，但在国际上却有论著问世，本世纪以来，苏联公布的材料比较丰富。为了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我曾积极组织各语种的翻译人员编译了俄、德、英、土等国有关黑汗朝钱币和历史研究方面的论著共约28万字，汇集成《喀喇汗朝钱币和历史译文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黑汗朝钱币》是我研究黑汗朝钱币的初步成果。全部内容共分十个部分：（一）黑汗朝历史发展述略。重点介绍黑汗朝王朝名称、起源、民族分布、历史发展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二）黑汗朝钱币研究情况。介绍国内外（重点是国外）研究黑汗朝钱币的概况；（三）阿图什出土的黑汗朝钱币窖藏。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地下出土黑汗朝钱币最多的一次，故作了详细说明；（四）近年来新疆其它地方发现的黑汗朝钱币；（五）新疆黑汗朝钱币打制年代考订；（六）从黑汗朝钱币看几个历史问题。详细论证了桃花石、桃花石可汗的称号在黑汗朝时期使用的特点，以及阿尔斯兰汗钱币大量发现对研究当时政治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性；（七）新疆南部黑汗朝遗址调查；（八）新疆黑汗朝钱币图版说明。逐个介绍钱币重量、直径和铭文内容的汉译；（九）图版铭文复原摹写图。这是钱币铭文的复原摹绘，目的是给研究者辨认铭文字形提供方便，给钱币收藏家提供参考。因为钱币本身在长期使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铭文图版的清晰度很受影响，有些摹本则有助于铭文的识读，摹写图编号和图版编号完全一致，可以互相对照核查；（十）图版。

整理研究黑汗朝钱币，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古代柯斐体阿拉伯文的辨识问题。在这方面，我得到了阿不都立米提·玉素甫、阿不都热西提大毛拉、阿不都热西提·哈利、买买提·萨来等学者的很大帮助。在成书过程中，如材料的收集编写、章节结构的安排、编辑出版等，都得到了师友们的指导和帮助。《阿图什出土的喀喇汗朝钱币研究——兼考“桃花石”与“桃花石可汗”》承蒙母校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巽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教授从内容到文字审阅修改，当时章巽师还将尚未发表的手稿《桃花石和回纥国》寄给我参考。此外，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不拉音·穆提义以及汪瑞祥、戴志强、张季琦、马大正、张承燕、王炳华、薛宗正、任荣康、黄靖、芮传明、荣新江等同志也都给了很多帮助，对于他们的无私帮助，我

在此深表谢忱。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是要感谢三个赞助单位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自知水平不高，参考的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国外的）。所以，此书所论各点仅是初步见解，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尚期识者指正。

作 者

目 录

前言	(1)
一、黑汗朝历史发展述略	(1)
二、黑汗朝钱币研究情况	(31)
三、阿图什出土的黑汗朝钱币窖藏	(54)
四、近年来新疆其它地方发现的黑汗朝钱币	(73)
五、新疆黑汗朝钱币打制年代考订	(79)
六、从黑汗朝钱币看几个历史问题	(98)
七、新疆南部黑汗朝遗址调查	(116)
八、新疆黑汗朝钱币图版说明	(136)
九、图版铭文复原摹写图	(142)
十、图版	(153)

一、黑汗朝历史发展述略

黑汗朝是公元10至13世纪初建立于新疆南部（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和中亚一带的政权。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对新疆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的学者认为从此开创了维吾尔文化伊斯兰新时期。有关黑汗朝的历史情况，汉文史籍记载甚少，故对研究者来说，困难不小。但近几年来局面已有显著的改变。《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用维吾尔文、汉文翻译出版，有关文章、论著相继问世^①，国外著名学者（俄国巴托尔德、德国普里察克等）的研究成果也已介绍到我国。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使我们对此王朝的政治演变增加了了解，使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解决。

王 朝 名 称

黑汗朝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正式名称。19世纪国际上某些东方学家和钱币学家称其为伊列克汗或伊利克汗（Ilek—khans、Ilıg—khans）。后来俄国学者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格里戈列耶夫（Vasiliy Vasil'evič Grigoriev）在《俄国考古学会研究报告》（1874年第17期）中开始用“喀喇汗朝（Karakhanids）”的名称。本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O·普里察克系统研究了喀喇汗朝史^②，并著专文研究“Qara”（喀喇）一词渊源^③和用作该王朝名称的理由。他指出：“Qara”（黑色）汗常见于该王朝大汗们

的称号中：喀喇汗 (Qara Xan)、喀喇可汗 (Qara Xaqan)、阿尔斯兰喀喇可汗 (Arslan Qara Xaqan)、唐伽赤布格拉喀喇可汗 (Tangač bugra Qara Xaqan)^④。认为“‘喀喇’起源于原始突厥人的基本方位‘北方’的意义——成了伟大的和至高无上的标志，因而在喀喇可汗等词组中，……喀喇具有‘伟大的、至高无上的’意义”。这种说法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采用，于是“伊列克汗”之称大大减少。

我国学术界对此王朝称呼也有两种：一是同样使用上述名称，如“喀喇汗王朝”^⑤、“哈拉汗朝”^⑥、“喀喇汗国”^⑦，我国台湾学者刘义棠《维吾尔研究》亦称为“喀喇汗王朝”（181—189页），这些称谓皆系 Karakhanids 的不同音译；二是依据《宋史》卷 490 《于阗》传，称为“黑汗”或“黑韩”^⑧。这两个称呼在我国已发表的有关论著中被广泛使用。近年来，第一种称呼随着国际上学术成果的不断传入而使用者日多，包括笔者在内，在已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也都采用了“喀喇汗朝”之说。但第二种名称仍具有其生命力，在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不能也不应该随便抛弃。笔者在认真反复研究有关材料之后，认为采用“黑汗朝”的名称是合适的，更能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可以和该王朝自称“喀卡尼耶” (khaqaniya，意为可汗朝) 相吻合。对此可以举出以下材料加以证明。

首先要指出，“黑汗”并非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系“喀喇汗”的直接音译。其实这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尽管从词意上说，“喀喇”为“黑、黑色”之意；而学者们所使用的“喀喇汗朝”和“黑汗朝”皆指同一个王朝，但两者之间内涵上的差别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实，“黑汗”（或黑韩）即“可汗”之异译，“黑汗朝”即“可汗朝”。而“喀喇汗朝”中的“喀喇”是近代学者根据该王朝一些首领称号加以研究后才来称呼该王朝的。因此两个名称来

源是不同的。

“黑汗朝”即“可汗朝”来自《宋史·于阗传》和当时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突厥语大辞典》以及某些伊斯兰史家的阿拉伯文论著。

公元981—984年（宋太平兴国六年——雍熙元年），北宋王朝派王延德使高昌，王延德记述：“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⑩ 丽不知有黑汗朝，也未提有疏勒国。而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于阗国曾与疏勒国发生战争，《宋史》仍称疏勒国，其实，这时疏勒国已不存在，只不过是沿用旧名。但到981年，就连旧名也消失了。这就足以说明当时喀什噶尔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看来王延德并不了解变化的真正情况，只以大食、波斯、雪山、葱岭笼统名之，这是古人的历史局限，不难理解。

我们再看看以下几条史料记载，其名称变化尤为明显。

“建隆二年十二月（公元961年——引者），圣天遣使……。”这里的“圣天”指于阗国王李圣天。

公元971年，于阗“国僧吉祥以其国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

公元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撒温等以方物来贡”。至此，李圣天之名消失，而出现“黑韩王”之称。这与目前所知黑汗（韩）朝历史情况相吻合。11世纪初，信仰伊斯兰教的黑汗朝用武力摧毁了以李圣天为王的于阗国佛教徒政权，伊斯兰教的势力扩展到今和田地区。

1063年（宋嘉祐八年），“遣使罗撒温献。11月，以其国王为特进、归忠保顺破鳞黑韩王。罗撒温言其王乞赐此号也，于阗谓金翅鸟为‘破鳞’，‘黑韩’盖可汗之讹也”。

1081年（元丰）“四年，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倭猡有福

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管家”^⑩。

黑韩（汗）盖可汗之讹称，即可汗之异译、讹译，这个解释在《宋史》卷 490 《回鹘传》更有总结性的说明：“初，回鹘西奔，族种散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裔。”同传还有“龟兹国可汗王智海”之称。这说明“克韩”、“黑韩”皆“可汗”之译名，意义一样，读音相近，只是用字不同而已。黑韩当即黑汗的又一异译，在这里不可能有其他含意，黑韩——黑汗——可汗是一回事，“黑汗”并非“kara”（喀喇）的意译。有的著作中认为“黑汗王朝”和“黑韩王朝”来自《宋史·于阗传》，是“喀喇汗”半意半音译^⑪，这实在是一种误会，是用今天一些西方学者对“kara”（黑色）的研究成果，强加给“黑汗”的说明，而不顾《宋史·回鹘传》“黑韩盖可汗之讹也”的明确解释。另外，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对“黑韩”为“可汗”也不以为然，他说：“大中祥符二年，其国黑韩王，宋史虽曰为可汗之讹音，但我人却仍作 Karakhan 为是。”论证主要以尚黑为由，结论是“于阗之有黑韩王之称，可以断言是受 Karakhan 王朝的影响”（185 页）。同样也未注意到当时黑汗朝统治者的自称，对于这个问题，斯坦因早已注意到了，他在《古代和阗》（180 页）中作了如下的分析：

“这一次战争的提示是我们从中国资料中找到关于大战的唯一的记载。战争的结果于阗被喀什突厥统治者们战胜，并改信了伊斯兰教。虽然《宋史》不载于阗佛教时期的结束以及这个领域的文化史基本上改变的事实，但它间接帮助我们决定它们年代的范围。《边裔典》摘文又提供我们注意在 1009 年从于阗遣派一使节的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得知这个使节是由‘那个地域的王或黑汗’派遣来的。来贡的大使是个回鹘，或者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名罗斯温。黑汗这一尊号用在此是从突厥

尊号‘可汗’（汗）转写的，和使者的国籍联系起来看，毫无疑问，于阗统治阶级在种族上及宗教上的变化一定是在971年以后发生的”（转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97页）。这一论断和我们上述结论相同。明确了“黑汗”就是“可汗”的讹译，有关重要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说明“黑汗朝”古已有之，更可以与当时留下的第一手史料、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突厥语大辞典》中该王朝自称“哈卡尼耶”（可汗朝）互相印证。

关于“哈卡尼耶”，O·普里察克曾这样指出：“同时代的伊斯兰史料（和本地史料）把喀喇汗朝称作可汗王朝（al-Hāqāniya），或汗王朝（al-Hāniye）；或称作摩卢克可汗王朝（Mulūk al-Hāqāniya）、摩卢克汗王朝（Mulūk al-Hāniya）；或者称作阿夫拉西亚卜（Āl Afrāsiyāb）”见《论黑汗朝史》原注14、15、16、70，作者注明他的原注皆引自马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著作（即《突厥语大辞典》）和伊本·阿提尔之书，也参考了“čahār”的论述。可惜作者只止于引述，未作深入讨论，看来此问题还未引起普里察克的足够重视。

普里察克一点也未提到我国古代文献《宋史》中关于“黑汗”之称的解释。对于一位不谙古代汉文文献的西方学者来说，疏忽这一点是无须苛求的。但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像斯坦因《古代和阗》这样一部有影响的书也被普里察克放过，这就使人难以理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在论述王朝名称这样重要问题时，会产生某些片面性和严重缺陷。

对此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做论证和补充。

马赫默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辞典》绪论的“突厥语”一节中这样写道：“回鹘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整个突厥语中最优雅最标准的语言是哈卡尼耶中央省人民的语言。……喀什噶尔乡村中操坎切克（kənqək）语，但城里均操哈卡尼耶语”^⑫。

喀什噶尔当时是黑汗朝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喀什噶尔称为 Ordu kand（斡耳朵坎德），这是汗驻的城市，是中心。因该城气候良好，阿夫拉西亚卜就住在这里”^⑩。

此外，《突厥语大辞典》还有很多条目，用“哈卡尼耶”来作为该王朝的名称，现略举数例如下：

“kadir”（卡得尔）条：意为“刚强、刚毅，哈卡尼耶诸汗中”卡得尔汗“之称即由此而来”^⑪。我们知道，黑汗朝首领中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摧垮于阗佛教徒政权的主要统帅就称为玉素甫卡得尔汗。有关此人的事迹至今在喀什至和田一带尚广为流传，是为当地群众所熟知的人物。

“Kisrak”（克斯拉克）条，叙述哈卡尼耶一个姑娘嫁给马斯乌德的事^⑫。历史上确有此事，公元1031—1032年，著名的玉素甫卡得尔汗女儿沙赫哈屯嫁给伽色尼王朝首领马斯乌德·穆罕默德为妻，马斯乌德曾派庞大代表团到喀什噶尔迎亲。当沙赫哈屯到达伽色尼王朝时受到热烈欢迎^⑬。

“kara”（喀喇）条说：“哈卡尼耶诸汗用‘喀喇’作为称号，如称为‘布格拉喀喇可汗’。”^⑭

以上几条材料足可证明，所谓“哈卡尼耶”，就是指这个王朝本身，即王朝自称，并非称号之一种。喀喇等条明白告诉人们，“喀喇汗”是“哈卡尼耶”（可汗朝、汗国）首领中用过的称号之一，与王朝名称无直接关联，“哈卡尼耶”才是当时王朝的名称。当时作为“王都”的喀什噶尔城人均操“哈卡尼耶语”，这是“哈卡尼耶中央省人民的语言”。作者既然把“最优雅”的官方标准语称之为“哈卡尼耶语”，可见“哈卡尼耶”就是该王朝的名称了。

所谓“哈卡尼耶”中的“哈卡”即“可汗”，“尼耶”意为“地方”、“地区”，合起来是可汗驻地，或可汗管理、统辖的地区，故可译为“可汗朝”、“汗国”等。而《宋史》中的“黑

汗”正是“可汗”之讹称，“黑汗朝”也就是“可汗朝”，两者含意相通，这正是当时两种文字记载下来的该王朝名称，在历史上已存在了近千年之久，今天我们没有理由随便抛弃而另行制造名称。

当然，“哈卡尼耶”（可汗朝），“黑汗朝”之名，今天使用起来并非完美无缺，对于不了解这个王朝历史的人来说，这一名称可能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指。不过这毕竟是当时留下的名称，使用时稍加说明，一般读者就可明瞭；对于关心和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更不会误会。因此笔者以为，应该继续用“黑汗朝”这一名称。至于国际学术界已习惯于“喀喇汗朝”（Karakhanids）之称，且沿用较久，约定俗成，当然也可以继续使用，不能也不应该要求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称为“黑汗朝”。

王朝境内的民族分布

在介绍黑汗朝境内民族分布时，我主要以《突厥语大辞典》作为基本线索，结合汉文史籍及其他有关记载，力求作一较全面的综合性介绍，以期能够看出当时民族分布概貌，从而为探讨王朝起源和论述王朝历史发展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在《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文译本第一卷《突厥人和突厥部落》一节中，著者对当时操突厥语各部各族作了简明的交待与说明：

“突厥人原分为二十个部落。……

“每个突厥部落都有很多支系，他们的数目只有伟大的安拉（真主）知道。我只记录了最主要的母系部落，而略去支系。鉴于人们需要了解乌古斯吐库曼人，所以我列举了他们的氏族支系和其牲畜印记，不论其是否为穆斯林。我从拂菻（东罗马）附近开始，向东方日出处依次指出突厥各部驻地。最靠近东罗马的是

派切奈克，其次是钦察——奇卜恰克、乌古斯、耶卖克（也末——咽蔑）、巴什基尔、拔悉密、喀伊、雅巴库、塔塔尔（有译作鞑靼的）、柯尔克孜等部。柯尔克孜分布在秦的附近。这些部落驻地从东罗马向东延伸，然后是职乙——炽俟、踏实力、样磨、乌赫拉克、察路克、楚磨勒（有译作处密的）、回鹘、唐古特、契丹。契丹就是秦，最后是桃花石——即马秦。上述这些部落分布在南北地带之间。他们的分布地区我在圆形图中一一标出。”这一段叙述中最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作者竟然将唐古特、契丹和桃花石（即中国，在这里显然指北宋王朝——引者）都列入突厥二十部之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这是突厥中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作者的历史局限，我们可以无须苛求。可贵之处在于《大辞典》作者本人曾“遍历突厥城镇和村落，我查明了突厥、土库曼、乌古斯、炽俟、样磨、柯尔克孜等语言的词汇韵律……加以整理，使之有条不紊。”^⑯

上述二十部中，对黑汗朝历史影响最大者为回鹘、葛逻禄、乌古斯（土库曼）等族。^⑰

乌古斯是“突厥的一个部落，乌古斯即土库曼人。他们有二十二个分支，每个分支都有独特的标志并在牲畜身上打上印戳符号，据以识别……。这些分支的名称是创建这些分支的最古的祖先名字。”^⑱

乌古斯人的分布地根据“屋库斯(Θgüz)”^⑲和“土库曼(türkmen)”^⑳等条目所记，大致在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大河沿岸。撒马尔罕一带也是乌古斯人的住地，锡尔河以东也有乌古斯人所建的城市。

那么，乌古斯人从何而来？在我国史书中原称为“乌护”^㉑、“乌鹘”^㉒、“屋骨斯”^㉓。6世纪以前居于天山东部，不久迁往热海（伊塞克湖）附近，7世纪以后逐渐向锡尔河下游移动，到达咸海、里海以北游牧。《王公神道碑》说“走乌鹘十万于域

外”，记述的就是乌古斯人西迁之事。

11—13世纪时，乌古斯人（又称土库曼）势力发展壮大，强盛一时，“当代苏丹即出自该部”^⑩。直至成吉思汗西征，形势才有所改变。

回鹘：黑汗朝时期有两种情况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一是高昌回鹘或称西州回鹘、阿斯兰回鹘，^⑪对此汉文史籍和《大辞典》记载都很明确。二是高昌、龟兹回鹘以外的回鹘人，其人数较多，只是史料零散，有的记述不那么清晰，情况若明若暗。

关于高昌回鹘，《宋史·高昌传》说：“西州……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传中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详情，内容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大辞典》所记高昌回鹘正好与《宋史》所记互相印证、补充。《大辞典》“回鹘”条说回鹘“国有五座城市，它的人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又是杰出的勇士。城市有：唆里迷……火州（高昌——笔者）、彰八里、别失八里（北庭——笔者）、仰吉八里。”^⑫五座城市除仰吉八里外都出现于《大辞典》所附圆形地图中。“最凶恶的异教徒”是从宗教对立立场出发的说法。

高昌回鹘辖境大致范围是：南抵库车，北以阿尔泰山为界，东接吐蕃，西达伊犁。^⑬

关于《宋史》所记“新复州”回鹘人，很可能是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中的一部分。10世纪成书的波斯语文献《世界境域志》第11章提及，从喀什噶尔到和田沿途有许多九姓乌古斯人。这个“九姓乌古斯”人疑即“新复州回鹘”人。该书13章又说下阿图什也有“九姓乌古斯”人。

《世界境域志》第15章第11节记载，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的巴尔斯汗城“王为葛逻禄人，但（居民）忠于九姓乌古斯人”。

《大辞典》“巴尔斯汗”条说，原来回鹘可汗官员见巴尔斯汗气候良好，便在此放牧，后来这里就叫巴尔斯汗。^⑭表明历史上回鹘人曾经到达这里，影响不小。《大辞典》有些条目称伊斯兰教

在新疆传播过程中曾和笃信佛教的“回鹘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并不是在高昌境内进行，所以这里所说的“回鹘人”更不会是高昌回鹘。又《宋史·于阗传》提及派往北宋的使者罗厮温，标名是回鹘人。综上所述，尽管还不能对黑汗朝境内回鹘人的详细情况诸如具体分布地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情况作出明确说明，但回鹘人对于黑汗朝的建立和在黑汗朝历史的发展方面所起的极大作用，却是肯定无疑的。

葛逻禄：《新唐书》卷217《回鹘传》和《葛逻禄传》记载：“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刺；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

“……葛逻禄之处乌德健山者臣回纥，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

“至德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

这几条材料告诉我们，葛逻禄所属三部原驻地在阿尔泰山以西，即东起乌陇古河，西至阿拉湖以东以北一带。到8世纪中叶以后三部向西南方移动，迁至伊犁河以南碎叶、怛逻斯等地，取代突骑施汗国而称雄中亚。

10世纪以后的黑汗朝时期，葛逻禄所属各部势力更加壮大，尤以炽俟部为盛。据《大辞典》“炽俟”(qigil)条载：

“炽俟是三个突厥部落的名称：一、迁到巴尔斯汗下面库牙斯城居住游牧的一部分。二、在靠近怛逻斯城的一个小城附近住的也叫炽俟。乌古斯与其邻近的炽俟人经常发生冲突，一直到今天，他们之间仍然处于敌对状态。……三、住在喀什噶尔一些乡村中的突厥部落也叫炽俟。这些部落来源于一个地方”。^⑩

另外在伊犁河流域也有炽俟和踏实力部。^⑪

总之，葛逻禄在黑汗朝时期是势力强大、人口众多、分布范

围很广的一个部族，对当时社会起了很大作用。B·B·巴托尔德认为黑汗朝近卫军就是由葛逻禄部所组成。

《突厥语大辞典》把样磨称为“喀喇样磨”(Kara Yaoŋma)，^④ 喀什噶尔、阿图什一带和纳伦河以南怛逻斯、伊犁河等地都先后驻有不同数量的样磨。具体数字和变化情况难以弄清。

黠戛斯即柯尔克孜的古代名称。原住叶尼塞河流域。黑汗朝时期，今新疆西部乌什、阿合奇一带沿托什干河流域也分布有黠戛斯人^⑤。另外高昌回鹘也辖有一支黠戛斯部落。^⑥

《突厥语大辞典》称咽蔑——也末(yəmək)部是钦察——奇卜恰克的一部。^⑦ 圆形图标明此部落在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又称钦察——奇卜恰克有两支。一在楚河流域；^⑧ 一支在伏尔加河流域。^⑨ “佩切涅克是靠近东罗马的一个部落”。^⑩

“察路克”条说该部住在巴尔楚克一带，即今新疆巴楚县^⑪。

拔悉密：《大辞典》的圆形图标在伊犁河以西，具体地点不详。

巴什基尔：《大辞典》圆形图中将该部划在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

楚磨勒：《大辞典》称其驻地在额尔齐斯河以东。

以上是黑汗朝时期操突厥语各部迁徙和分布的概况，这对于了解黑汗朝的起源和境内民族分布构成，无疑会有裨益。

王 朝 起 源

这里所谓的起源，是指王朝的统治民族由何部何族为主体构成，而且是指王朝最高核心统治集团而言。

黑汗王朝起源问题是个复杂而又难以弄清的难题，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回鹘说、土库曼说(türkmen)、样磨说、炽俟说、突厥说^⑫等等；我国学术界有的著作中出现过回鹘

和葛逻禄共同建立说，但未系统论证。至今，“黑汗朝究竟起源于哪个突厥部落（确切地说起源于操突厥语的何族何部）尚不明确”^⑫，但统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起源问题的长期讨论，已集中到如下两种说法：一是以O·普里察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黑汗朝为葛逻禄所建（有几篇专文系统论述，影响较大，逐渐为国际所普遍接受，在我国也不乏其响应者）；二是回鹘说，这种观点在我国由来已久，目前逐步占据优势。

O·普里察克认为是葛逻禄部建立了黑汗朝，说葛逻禄原属突厥汗国一部分，8—9世纪又服属回鹘汗国，游牧于斋桑湖、阿拉湖、乌伦古河三角地带。8世纪中叶，攻占谢米列契（七河地区）突骑施故地，建廷于碎叶。8世纪下半叶占有今新疆喀什地区。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葛逻禄就成为草原的当然继承者，采用喀喇可汗称号，驻地在虎思斡耳朵。

葛逻禄与阿尔泰语系草原诸民族有共同传统，长支大可汗驻在虎思斡耳朵，称号为阿尔斯兰可汗；幼支副可汗驻怛逻斯，后迁喀什噶尔，称号为布格拉喀喇可汗。O·普里察克认为阿尔斯兰（狮子）和布格拉（公驼）是葛逻禄部落联盟中两个主要集团——炽俟和样磨的图腾^⑬。在大可汗、副可汗之下，还有一个由汗室王族的各地区统治者和小汗所组成的复杂统治集团。这些统治者都有突厥王族的称号、头衔和图腾。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他们也接受了穆斯林的名字和姓，随着家族成员在统治集团中地位的上升，其突厥称号也随之改变，但穆斯林的名字不变，这在研究中应予以特别注意。

关于回鹘说，在我国学术界由来已久，《宋史》卷490《于阗》、《回鹘》等传中的一些材料，给人们印象是，所谓于阗黑汗（韩）朝，是新复州回鹘人所建，至少也密切相关。“回鹘西奔……新复州有黑韩王……”《宋会要辑稿》197册《蕃夷四》、《拂菻国》记载：“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其中